

欽定後漢書

卷之十七
八十七

後漢書卷七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傳

子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

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

而涉獵書傳

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

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

校書郎解見班固傳

超與母隨至

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

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

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

左

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

祭酒布衣諸生耳

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

而當封侯萬

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頤虎頸飛而食肉此

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

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

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

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

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

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

首虜而還

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

固

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

鄯善本西域樓蘭國

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

鄯善王廣奉超禮

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

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

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

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曹輩也

欲

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

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

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鄴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

明日乃還告郭恂恂

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
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
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
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
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
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

莎車遂雄張南道

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姑羌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

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音波而匈奴遣使監護其

國超旣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

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

遣使就超請馬

續漢及華嶠書駟字並作驄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

超密知其

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

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

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

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

疏勒殺其王

龜茲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

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

爲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

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

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堯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堯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堯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堯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

續漢書曰求得故王

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

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堯題超不

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

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

焉者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

遂

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

勒

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

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

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

類烏孫也

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

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

墨石城破之

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

斬首七百級超欲因

此叵平諸國

叵猶遂也

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

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

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

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

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

棄身曠野

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張騫武帝時

爲郎使月氏爲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卽射禽獸給食

昔魏絳列國大夫

尙能和輯諸戎

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

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

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

用乎

賈誼曰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
楚詞曰捐棄大阿寶劍刀兮

前世議者皆曰取

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

前書曰漢遣公主爲烏孫
夫人結爲昆弟則是斷匈

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
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

結烏孫裂匈奴之右
臂南面以西爲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

化

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
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

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

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
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

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

可通

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
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爲名

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

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

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

也

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

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

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

敦煌今涼州縣

兵可不費中國而糧

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

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

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

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

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

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

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兕觥傳曰臣寬再拜

上千萬歲壽

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薦進也勲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合爵

策勲焉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

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

番音潘下同

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

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

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

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

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爲右夫人

至孝宣皇帝

卒得其用

西域傳曰宣帝卽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

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十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

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將兵長史見和帝紀平

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侯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爲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以

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

昆彌以下錦帛

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

音有輕重耳昆莫旣死于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

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

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

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

見疑於當時矣

三至解見
寇榮傳

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

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
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
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
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
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
不疚何卹人言

疚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
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

何恤乎人之言
詩謂逸詩也

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

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

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

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

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啖與啗同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

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

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

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

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

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

並作損中本或作權未知孰是也

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

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

之爲供張設樂

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

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
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
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
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
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
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
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
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
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
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
曰符拔